



夏衍回忆 鲁迅葬礼前后

历史的二十世纪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化名人在书中自述其曲折而又传奇的人生,及亲身经《懒寻旧梦录》收录了夏衍的回忆录手稿。一代文

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我,鲁迅病情严重。格莱尼契是美国进步新闻记者,他办事慎重细致,讲话不多,当他要我们写文章,或者要修改我写的文稿时,总是用商量或征求意见的态度。我认识他,最早是杨潮给我介绍的。那一次的见面,也是在霞飞路杨潮家里。他和我讲到鲁迅病情的时候,嗓音嘶哑,几乎流了眼泪,他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他两眼凝视着我,要我把我这一不祥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命作家。他把“所有的”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他的心情,我当然是能够理解的。当天我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我想只有沙汀也许可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我告诉他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汀,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沙汀还告诉我们,从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

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

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略估计大约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鲁迅逝世以及出殡前后的情况,当时,上海中外大小报纸上都有很详细的报道,但其中也不免有不实和杜撰之词。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中有一段详细的叙述:

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

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包括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这一报导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员。

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对革命人民来说,这也成了一次最有力的革命大检阅。这儿还得补写一笔,就是21日我到电影界去组织送殡群众时,要求参加的人比我们设想的要多得多。特别是程步高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上次请马莱爵士和古久列吃饭,忘记带个摄影机,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大场面拍下来。”张石川欣然同意,并慷慨地给了两盒胶片。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放映的那部短纪录片就是他和王士珍拍下来的。

鲁迅去世那一天,《光明》11月号已经截稿待发,洪深和沙汀商量后,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加了悼念特辑。我也写了一篇悼文《在大的悲哀里》。

《懒寻旧梦录》(增订本)
夏衍 著
中华书局
2016年1月出版

三岛由纪夫以学生身份写了小说 却无法接受写小说的学生

在学生时代,我几乎没有文学伙伴,很大原因在于我的自尊心作祟,不想交友往来。

在我的想法中,青年时期的友情较为青涩,远不像能替对方设想的成年人的友情来得可靠稳定。年轻人的恋情,彼此之间经常发生龃龉,以及不同价值观引起的冲突,但既然是青春的剧本,就应该由一个人表演,人数众多闹哄哄的表演,岂成了通俗闹剧?

当我“以学生身份写了小说”,多半也跟那些写小说的学生毫无二致,我也是难掩躁进的焦虑,喜欢钻牛角尖,总以为只有写小说才能突显自己的存在。之后细想起来,我甚至觉得自己很愚蠢,居然主动地抛弃了那种愉悦,亦即只有学生时期方能享受的快乐!一般说来,学生服就是它的象征,一旦大学毕业,再穿它走在路上,不是无业游民就是疯子,因为那学生服在毕业的隔天即会被丢进时间的洪流中。

每当我想起学生这种单

纯和刻板的概念时,总会为自己是否有学生的特质而羞愧不安。因为学生特有的快活、漫不经心、鲁莽,以及狂放的激情,在我身上都不存在。毋宁说,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它的重要性,甚至不择手段地想把它据为己有。总之,我就是无法接受写小说的学生。

当然,现在的学生在生活上可能经济拮据,也没有那种肆无忌惮的快活,更没有那种荒唐无稽的青春。

然而,看见拼命写小说的学生,我仍想拍拍他们的肩膀这样说:“写小说固然不错,但偶尔还是到户外晒晒太阳。阳光不需收费,也不会叫你去买稿纸或昂贵的体育用品。我说同情你们,是因为你们与当年的我们不同,你们害怕各种享乐的诱惑从中阻挠。不过,那是我的反话。你们到阳光下跑步吧,去草坪上躺躺吧。因为你一旦不再是学生,从第二天起,忙碌的生活将会使你没机会沐浴阳光。也许你在石造建筑的银行里工作,也许在大楼里

的办公室做事;即使当上小说家,你也得在书房里熬夜写稿,待到旭日初升之际,你才醒来。总而言之,你必须这样度过一生。所以,与在青春年华能充分享受阳光相比,写小说这等事,又算什么呢?”

另外,我也要热衷体育运动而不爱看书的学生说:“你们很聪明。但是你们应该从生活中留出些时间去追求知性,这样你就会懂得投球、在户外跑步、跳跃的真正意义和快乐。你要拥有出色的知识架构,且要摆脱运动员特有的那种近乎荒唐的感伤主义。偶尔还要写些小说,哪怕技巧拙劣!”

话说回来,我虽提出这样的忠告,其实本身也无法抹去过来人的几许哀伤。在《浮士德》中有这样的叙述:“有时不知道为好,知道了反而毫无用处。”

《我青春漫游的时代》
[日]三岛由纪夫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3月出版

《重返黄金时代: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
马原 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原对话百位作家:怎样开始写作、翻译或编辑生涯?怎样看待当前的文学和文坛?喜欢哪些作家或者书?作家们的回答因个人的性格及阅历,或大段阐述或寥寥数语,或严谨凝练或幽默活泼,呈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最真实的声音。

《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采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知乎大神采铜告诉你“为何自己不厉害”,还有“如何让自己变得厉害”——用持续精确的努力,撬动更大的可能,这便是精进。

《荨麻花开》
[瑞典]哈瑞·马丁松 著
译林出版社

作者为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荨麻花开》描写了童年苦涩的经历,开创了瑞典童年叙事的常见范式。孤儿马丁被人收养,不断地变化家庭,始终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卑微如荨麻,风摧雨残,仍顽强开花;被生活虐待的马丁日渐长大,在书本和自然中找到了希望与慰藉。

《时间之间》
[英]珍妮特·温特森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今年是莎士比亚辞世400周年,全球顶尖当代小说家联手改写莎翁七部经典剧作致敬。本书改编自莎翁晚年重要剧作《冬天的故事》,珍妮特·温特森将原著的故事背景转换到当代美国,用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进行改写。

《你是我的命运》
[日]白石一文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女人在面对事业、恋爱、结婚、生育时该如何选择,永远是各种流行鸡汤文不变的主题,但这本小说传达的是一种彻骨的深刻。故事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泡沫破灭之后的艰难时代,女性在职场上仍未能争得与男性平权的地位,而故事主人公冬木亚纪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职场女性。

《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
[美]博里亚·萨克斯 著
中信出版社

被中国人视为凶兆的乌鸦,却被英国人视为“神鸟”,同时也在英国文化中也是一种对在困境中坚强存活的精神的比喻。书中阐述了乌鸦与伦敦传奇故事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乌鸦背后所隐含的符号权利及其真正的魔力所在,读来大开眼界。

《向着光亮那方》
刘同 著
中信出版社

每个人的青春都一样,有孤独,有迷茫。抱怨身处黑暗,不如提灯前行。刘同的新书也带来了光亮。

《胖子突围记》
刘佳勇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商,学会情绪化控制模块,无论是减肥还是创业,便可轻松突围。

《简简单单做面包》
[日]岛津睦子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手学做面包,除了需要烤箱烤盘保鲜膜面粉酵母牛奶鸡蛋砂糖盐黄油……再就是这样一本面包书了。



在青春年华能充分享受阳光相比,写小说这等事,又算什么呢?」
着创作小说和写诗的日子。而成年后,看见拼命写小说的学生,他却说:「与岁的青春记事。青春期的三岛是个文艺少年,内心充满对文学的憧憬,每天过《我青春漫游的时代》是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讲述自己17岁至26